



史春培

朋友说散步需有一颗闲心，心无旁骛，所看所闻才入心，心里掺着杂事，缺少安宁，再好的风景也是枉然。我觉得此话虽然有些道理，但也不那么绝对，对我而言，散步更是一种心灵的按摩。

小区附近有一座公园，无论在东风吹融坚冰的春季，还是衰草萋萋山岭的秋天，我都会去那里散步。公园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广场，休闲的人们大多集聚于此。跳广场舞的、直播的、玩游戏的、唱歌的，各得其乐。热闹下隐匿着闲适与安然，喧嚣里潜藏着幸福与和美。我喜欢这样的氛围，也愿意融入其中，并成为这氛围里的一部分。

散步的时候，如果身边无人陪伴，我会选择听音乐，遇到心仪的歌曲，立刻开启单曲循环模式，反复品味歌词里的味道、享受伴奏里的意境。任思想在辽阔的心野驰骋，随思绪在广阔的心空飞翔，或怀想从前的点点温情，或遥望未来的盈盈笑语。整个散步过程，身体和精神就在这无限的舒展中得到放松、获得满足。

在临湖而建的栈道上行走，湖岸，长满了生生不息的草木，湖里，是微波荡漾的绿水。它既让我看到岁月在草木荣枯中穿梭的悠然，又让我领悟到流水有度、时光无痕的昭示。

走累了，会择一处僻静地坐下来，将萦在心头的烦躁和困惑统统倒出来，讲给河水听，诉给轻风听。说完了，烦恼就像水一样流走了，忧愁就如风一般远扬了。如若还留存着一点点，那一定是我刻意为之，它势必已经幻化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生命里的一分子。

散步中一隅一瞬的心动，都在我的手机相册里熠熠生辉。小路旁第一片吐纳新芽的绿叶、枝丫上第一瓣展露新颜的花朵、小河里第一尾自由游弋的鱼儿，也记录过孩子们欢天喜地的笑靥、中年人温文尔雅的仪态、老年人鹤发童颜的温润。渐行渐远的时光里，这些留存在照片里的记忆却永远年轻。它目睹了光阴的脚步在人间行走的姿态，见证了人间的温暖在和諧里永恒的真谛。

一个人散步真的挺好，步伐可疾可缓，方向可左可右，一切都由着自己，走在自然的节气里，走在幽远的小径上，也走在精神的乐园里。

忽然想起《菜根谭》里的一句话：“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；雁度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”我想，散步于我，更是一种自我修炼和完善。

心灵小品

雁阵

宋仕敏

集结的雁阵，这样浩大震撼，从出发就背负着遥远。义无反顾的意志从哪里来？我抬头仰望，那一遍又一遍反复书写的“人”字，把蓝天撑得宽广辽阔，谁能破译其中的寓意。

大雁的鸣叫声一浪接着一浪，像呼啸的风，又像撒下一路的誓言。目送雁阵从头顶掠过，我的心也一同飞起。那奋力搏击的翅膀，是一种不懈的向往——丢下悲壮的秋色，要带着春天归来。



朝花夕拾

紫砂壶的“语言”

张芳

数年前的秋天我有个可心收获：在宜兴陶瓷博物馆的演播大厅里，我第一次目睹了一只紫砂壶问世的全过程。

原来手工制作一只娇小的、可托在掌心的壶竟需要20多道工序，做壶的工具达几十种之多，我一下子被这种古老而繁复的手艺吸引了。遂带着一份无法抑制的热情看纪录片里的老艺人做壶。老艺人是位脸上布满核桃般皱纹的面善婆婆，端详她沉着地用木槌子一下一下打泥片，将泥片围成一个圆筒，然后用木拍子不疾不徐拍打，让圆筒慢慢地旋转、收口，神奇地转出一个壶形；继而胸有成竹配上壶颈、壶足，再安上壶嘴、壶把、壶盖……当一把烧制好的新壶有如揭了红盖头的新娘容光焕发发出

现在人们眼前时，老婆婆舒心地笑了，我也长吁了一口气：哎呀，这壶里凝聚了做壶人多少巧慧啊。

从宜兴丁蜀镇购得两把壶，一为仿鼓，一为西施。仿鼓壶第一眼望去就是端庄优雅，尽显大家风范的样子，细推敲壶腹、壶颈、壶嘴，更是无一处不见大度从容。我喜欢创作者凭借一把壶悄悄传递出来的人生哲学：从容。因为从容，这壶的精神状态总是蓬勃向上的；因为从容，它又总透着一种从不小肚鸡肠的肚量。不止是壶形，仿鼓壶的色泽也给人以从从容感。它经历了岁月的磨洗，不再是大红、朱红那样亮丽的颜色，而是稍微有点黯淡的深红色，可偏是这种素朴无华的色泽，让我们领略到一把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自信和器量。这壶的色泽

与形态真是很般配的。

仿鼓壶就像是我一位随时可去打扰的挚友，每当我感到倦怠的时候，喝几口茶看几眼它精神抖擞的模样，心中立即充满了闻鸡起舞的激情；每当我遇上什么糟心事的时候，喝一会儿茶看一会儿它从容大度的模样，心中的烦忧也便丢掉了大半——我甚至觉得，它很有些中国文人士大夫比如东坡先生的气质——有时候他对我朗声念：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；有时他又对我轻声说：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在纷纷扰扰的红尘中这是一位多么难得的朋友啊。

世界上的每一把紫砂壶应该都有它的语言吧。愿您能和一把美好的紫砂壶相遇，也愿您能听懂它的金玉良言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人物

他对张荣萍说：“没事！放心！”他看着张荣萍的眼睛里有着一种异样，从那种异样里，他读出了对死亡的恐惧，读出了对丈夫和儿女们的眷恋，读出了对杨河芬无言的嘱托，那是一种请求他照顾自己丈夫的嘱托。

杨河芬和朱荣贵全家坐在4楼手术室外，长椅上等待，从上午不到8时一直等到中午12时多。朱荣贵现在连他自己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，他既想让老伴快点出来，又想让老伴晚点出来，他心里隐隐有种恐惧，恐惧他的老伴会就此离开他了。朱荣贵和子女们不时走到手术室门前，手术室门紧闭，他们谁都进不去。杨河芬安慰他们说：“我托朋友和

主刀医生说过了，医生会尽全力。麻醉医生和护士们也都提前打过招呼了。”朱荣贵紧紧攥住杨河芬的手，他的手不停地颤抖，手里黏黏的全是汗。他的子女们也全都看着杨河芬，都不说话。

杨河芬虽然嘴里说着这话，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在漫长的等待时间中，杨河芬心潮起伏，他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部队的老班长。小时候，母亲在他高烧的时候，因为没钱买药，就不断地用冰凉的井水浸着毛巾，给他冷敷。这一块热了，就从凉水盆里把另一块捞出来，就这样不停换着毛巾。盆里的水热了，就又从井里提上凉水换上。在母亲这样不停的冷敷中，幼小的杨河芬渐渐从昏睡中清醒，转危为安。这时，母亲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83

蒋蒋
京韵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把他抱在怀中，抱得紧紧的。对母亲而言，儿子是无比珍贵的。幼小的杨河芬清晰地记着母亲把他抱在怀中的感觉，清晰地记着母亲抱他时的那种由担心转为欣喜、且带着疲倦的脸。还有老班长，在杨河芬重感冒时，老班长给他买药、倒水，给他煮病号饭，下挂面再打个荷包蛋。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46

王宏伟
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“看见了朱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，也看到了太行山上的母亲送儿子、妻子送丈夫当兵的感人场面，写了一首《在太行山上》的歌词，请我给他谱成曲。”

据称，周恩来同志就歌曲《在太行山上》曾经亲自试唱第二声部。有资料认为：1938年的7月，周恩

来和郭沫若在武汉组织纪念抗战一周年群众歌咏大会，得知桂涛声和冼星海创作了歌曲《在太行山上》，便前往武昌冼星海的住所亲耳聆听。当时，全神贯注地坐在钢琴前修改试唱的冼星海并未感到有人进来。周恩来、郭沫若便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、听着。一曲终了，郭沫若才捅了捅冼星海的后背：“星海，周副主席看你来了”。冼星海赶忙站起身来。郭沫若说：“星海，你先试唱一遍，我和周公当你的第一个听众。”冼星海说：“这是一首二部合唱，需要有一个人和我配合。”周恩来应声道：“你唱主旋律，我唱第二声部。”

冼星海与周恩来深情演唱了飘荡在太行山上的红色金曲。

据《武汉文史资料》记载：1938年7月，武汉歌咏大会在长江水上举行，盛况空前，场面感人。当时，无数条大小船只上都有歌咏队，高亢嘹亮的歌声成了武汉江夏为中心，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歌声的狂潮。这首歌由张曙、林路、赵启海等歌唱家演唱后迅速传遍各个抗日根据地，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战场奋勇杀敌，保家卫国。

冼星海在《创作札记》中说：《在太行山上》经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传遍祖国各地。太行山的游击队还以它为队歌，老百姓、小孩子都会唱，到处听到“敌人从哪里进攻，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”的句子。

文艺